

一只八条腿的小虫,在我的手指上往前爬,爬得极慢,走走停停,八只小爪踩上去痒痒的。停下的时候,就把针尖大的小头抬起往前望,然后再走。

我看得可笑。它望见前面没路了吗?竟然还走。再走一小会儿,就是指甲盖。指甲盖很光滑,到了尽头,它若悬崖勒不住马,肯定一头栽下去。

我正为这只小虫的短视和盲目好笑,它已过了我的指甲盖。到了指尖,它头一低,没掉下去,竟从指头底部慢慢悠悠向手心爬去了。

这下该我为自己的眼光羞愧了,我竟没看见指头底下还有路,走向手心的路。

人的自以为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

虫能走到哪里?我除了知道小虫一辈子都走不了几百米,走不出这片草滩以外,我确实不知道虫走到了哪里。

一次我看见一只蜣螂滚着一颗比它大好几倍的粪蛋,滚到一个半坡上。蜣螂头抵着地,用两只后腿使劲往上滚,费了很大劲才滚动了一点点。而且,只要蜣螂稍一松劲,粪蛋有可能再滚下去。我看得着急,真想伸手帮它一把,却不知蜣螂把它弄到哪儿。朝四周看了一圈也没弄清哪儿是蜣螂的家,是左边那棵草底下,还是右边那几块土坷垃中间。假如弄明白的话,我伸手就会把这个对蜣螂来说沉重无比的粪蛋轻松拿起来,放到它的家里。我不清楚蜣螂在滚这个粪蛋前,是否先看好了路,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朝这个方向滚去有啥去处。上了这个小坡是一片平地,再过去是一个更大的坡,坡上都是草,除非从空中运,或者蜣螂先铲草开一条路,否则粪蛋根本无法过去。

或许我的想法天真,蜣螂根本不想把粪蛋滚到哪儿去。它只是做一个游

走向虫

□刘亮程



戏,用后腿把粪蛋滚到坡顶上,然后它转过身,绕到另一边,用两只前爪猛一推,粪蛋骨碌碌滚了下去。它要看看能滚多远,以此来断定是后腿劲大还是前腿劲大。谁知道呢?反正我没搞清楚,还是少管闲事。我已经有过教训。

那次是一只蚂蚁,背着一条至少比它大二十倍的干虫,被一个土块挡住。蚂蚁先是自己爬上土块,用嘴咬住干虫往上拉,试了几次不行,又下来钻到干虫下面用头顶,竟然顶起来,摇摇晃晃;眼看顶上去了,却掉了下来,正好把蚂蚁碰

了个仰面朝天。蚂蚁一骨碌爬起来,想都没想,又换了种姿势,像那只蜣螂那样头顶着地,用后腿往上举。结果还是一样。但它一刻不停,动作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没效果。

我猜想这只蚂蚁一定是急于把干虫搬回洞去。洞里有多少孤老寡小在等着这条虫呢。我要能帮帮它多好。或者,要是再有一只蚂蚁帮忙,就不好办多了吗?正好附近有一只闲转的蚂蚁,我把它抓住,放在那个土块上,想让它站在上面往上拉。下面的蚂蚁正拼命往上顶呢,一拉一顶,不就上去了吗?

可是这只蚂蚁不愿帮忙,我一放下,它便跳下土块跑了。我又把它抓回来。这次是放在那只忙碌的蚂蚁的旁边。我想是我强迫它帮忙。它生气了。先让两只蚂蚁见见面,商量商量,那只或许会求这只帮忙,这只先说忙,没时间。那只说,不白帮,过后给你一条虫腿。这只说不行,给两条。一条半。那只还价。

我又想错了。那只忙碌的蚂蚁好像感到身后有动静,一回头看见这只,二话没说,扑上去就打。这只被打翻在地,爬起来仓皇而逃。也没看清咋打的,好像两只牵在一起,先是用口咬,接着那只腾出一只前爪,抡开向这只脸上扇去,这只便倒地了。

那只连口气都不喘,回过身又开始搬干虫。我真看急了,一伸手,连干虫带蚂蚁一起扔到土块那边。我想蚂蚁肯定会感激这个天降的帮忙。没想它生气了,一口咬住干虫,拼命使着劲,硬要把它再搬到土块那边去。

我又搞错了。也许蚂蚁只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把一条干虫搬过土块,我却认为它要搬回家去。真是的,一条干虫,我会搬它回家吗?

也许都不是。我这颗大脑袋,压根儿不知道蚂蚁那个小脑袋里的事情。

谈天说地

当身边有几个不着调的人

□马德

人与人相处,是一门学问。如果身边有着不着调的人,让你活得不爽,该怎么办?

我觉得,一个人不对劣于自己的人说刻薄的话,也不对优于自己的人出讥诮之语,就是善良。对劣于自己的人说刻薄的话,会让人变得刻毒;对优于自己的人出讥诮之语会让人变得狭隘。两者加起来,其实就是恶人的模样。

人在内心不平衡的时候,面目上是会显示出来的,只是自己看不见,也感受不到。这样的人,一般都会陷入人格危机。看不上不如自己的,也容不下优于自己的,总是负能量满身,正是他内心兵荒马乱的体现。

活得卑微,没有人明目张胆地踩着你;活得春风得意,没有人暗地里为你挖坑,这差不多就算最惬意的人际关系了。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未必处处有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但他人没对你落井

下石,没暗箭明枪,也是一种温暖与祥和的境地,是岁月静好的一种体现。

但是,事实上这种完美的人际关系在生活中很难遇上。有的人,你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也会粗暴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你已经活得十分不如人了,他还要让你看到他的幸灾乐祸。抑或,你的生活稍微有些起色,便阴阳怪气地站在你身边,叽叽歪歪说些不着调不靠谱的话。就这样,不远不近,要么踩着 you,要么恶心着你。

你早已痛恨至极,他始终不离不弃。怎么办?有的人不耐烦,就对他们一声断喝,让其滚远。但倘若心胸足够宽大,就自搭戏台,看这些人在自己眼前唧唧呀呀粉墨登场。你的戏台上,英雄可以跑马,恶人可以架鹰,可以容纳诸色人等唱念做打,这样,戏里戏外,你都将是一个败不了的人。

毕竟,与喜欢的人同乐谁都会,而与

恶心的人周旋,则需要一定的气度和能力。人内心的丰富,既包含与相悦的人相处的层次感,也包含跟不相干的人周旋的跌宕感。有涟漪的柔和,有雷暴的激越,有进一步的气势,也有退一步的优雅,亦庄亦谐,可热可冷,才算合格的丰富。或者,才算丰富到了合格。

身边有几个不着调的人真的不算什么,走向一处美景,难免要经过几条臭水沟。你要抵达的,跟你所要经过的,根本不是一个地方。所以,贪恋路上的花草没意思,与那些污浊纠缠把自己搞到没心情就更没意思了。人这一辈子,你或许遇到的只是几个恶心的人,而那些比你成功的人,其实,遭遇得还要更多。而这些人,却都云淡风轻地走了过来。

要把目光放在更广阔更美好的地方。世界很大,你看到的只是个角落而已。人活到最后,还是比心胸。

从俗

□张晓风

如果相爱的结果是我们平凡,让我们平凡。

如果爱情的历程是让我们由纵横行空的天马变而为忍辱负重行向一路崎岖的承载驾马,让我们接受。

如果爱情的轨迹总是把云霄之上的金童玉女贬为人间烟火中的匹妇匹夫,让我们甘心。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我们要活在一起下注。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戏码,我们要同台演出。

于是,我们要了婚姻。

于是,我们经营起一个巢,栖守其间。

在厨房,有餐厅,那里有我们一饮一啄的牵情。

有客厅,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朋友以及他们的高谈阔论。

有兼为书房的卧房,各人的书站在各人的书架里,但书架相衔,矗立成壁,连我们那些完全不同类的书也在声气相求。

有孩子的房间,夜夜等着我们去为一双娇儿痴女念故事,并且盖他们老是踢的棉被。

至于我们曾订下的山之盟呢?我们所渴望的水之约呢?让它等一等,我们总有一天会去的,但现在,我们已选择了从俗。

贴向生活,贴向平凡,山林可以是公寓,电铃可以是诗,让我们且来从俗。

大家V微语

读书

□钱立海

●读书要像蓄积宝物一样,应当应有尽有,多多益善,甚至不惜长途跋涉以求得。当然,有了珍宝也不要炫耀于人,同时又不能闲置不用。

●读书要像植树一样,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日月来往,不知不觉地就会长大,拔苗助长,欲速反而不达。最初可能感到“掩卷了无得,心中时快快”,但坚持不懈地读下去,“忽然古明月,照见天怀朗”。自然就会融会贯通,收获不小。

●读书如行远路,难免遇到困难和挫折,在这种时候,要勇敢地挺住,坚强地走下去,“半途勿休息”,“要从实地行,直造光明域”。一定能够达到很高的境界。

●读书若无正确的思想作指导,若不能用来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还不如不读。

《牧歌》是音乐殿堂里绝对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风靡全国,并且震动了世界。而我第一次观赏在舞台上表演这首歌,还是在满洲里中苏友谊宫的剧场里。演唱者都是天津知青,他们身着民族服装,激情满怀地欢唱:

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
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
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银
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
……

这首歌民族风情浓郁,其意境深远广阔,形象自然明丽,给人带来精神力量和艺术享受。我迷上了《牧歌》,总想到诞生这首歌的那片草原去看看。多年后,我如愿来到巴尔虎草原上的阿拉坦额莫勒小城。蒙古族朋友白音告诉我,这里是诞生《牧歌》的地方,这里到处都可以听到《牧歌》。

夜幕悄无息地降临了,大街小巷的灯同时喷吐光彩,而最亮的地方就是“思歌腾”广场了。“思歌腾”是蒙语知青用汉字表示的意思,据说这是全国第一座知青广场。广场上最醒目的就是女知青张勇的塑像,她为抢救集体的羊只,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深情地抚摸塑像下象征张勇年龄的19只石羊,轻轻的,默然。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散步的、跳舞的、下蒙古象棋的、拉马头琴的……有几个穿着很城市的人跟穿蒙古袍的人一起唱《牧歌》,那样激动那样多情。白音说,当年的知青回访第二故乡时,常来广场跟父老乡亲一起唱《牧歌》,也许是一种回忆和表达吧。他说当年知青来到草原上喝奶茶、学蒙语,跟牧人一起放牧,总在马背上、月亮下、蒙古包里唱《牧歌》,自然喜欢草原上的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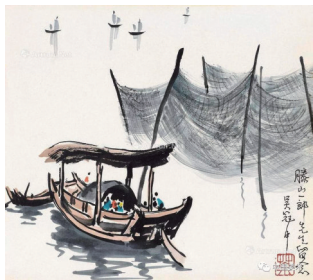
那个秋日,我又一次来到天津,跟两位天津诗人在小饭馆喝了一顿酒之后,酒酣情浓,便与妻子到海河之滨逛景游玩。那也是夜晚,广场桥四周布满了喷泉,或如花,或似树,或像伞,或若柱,多姿多彩,晶莹剔透,美丽壮观。忽见一伙上了年纪的男女,亲亲密密,面对海河唱《牧歌》,都是动情的样子,有的还做跃马扬鞭状。我不禁走过去看看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可仔细打量一番,却都是陌生的面孔。他们像没发现我一样,粗犷奔放的歌声,乃至一腔腔激情,都被滚滚流淌的海河捎向远方。面对他们,我想蒙古小城建有知青广场,说明草原没有忘记他们。而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唱《牧歌》,也表明草原深深地收藏在知青们的记忆里。

这夜,在张自忠路的那家宾馆里,我无法入眠,眼前是当年知青的影子,耳畔回响《牧歌》的声音。激情难捺,便写下一首诗:

花树一行月下香,
牧歌几曲海河旁。
谁人忘却人生事,
只此倾听意味长。

海河《牧歌》

□王忠范



当我们相爱——在开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清雅飘逸,仿佛有一个新我,自旧我中飘然游离而出。

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从每寸皮肤,每一缕思维伸出触角,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凡。

相爱的人未必要朝朝暮暮相守在一起——在小说里都是这样说的,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一眨眼便已暮年,而他们始终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留给我们的只是凄美的回忆。

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小说,我们要朝朝暮暮,我们要活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活在同一个空间,我们要相厮相守,相牵相挂,于是我我放弃飞翔,回到人间,和一切庸俗的人同其庸俗。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qgh@sina.com 联系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叶枫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